

红楼梦

图文本 ④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紅樓夢

四

图文本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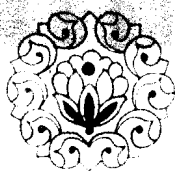
目 录

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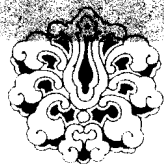
楼

梦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8
第 三 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14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22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28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36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43
第 八 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50
第 九 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57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63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68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74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79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85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91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96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03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12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19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28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33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39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廂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46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52
第 二 十 五 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59
第 二 十 六 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66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73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80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189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197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03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10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16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21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29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37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244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54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62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68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277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28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91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98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05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13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21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29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36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44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54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362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70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79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388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396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04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14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21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42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33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4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51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461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71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478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484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493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01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07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14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22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29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536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讖	546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54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6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572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582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588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594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601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闱薛宝钗吞声	609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617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25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33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640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647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654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661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669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675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682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689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698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705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712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722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729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735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742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750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756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763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770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777
第一百七回	散餘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784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791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799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808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816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824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832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839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845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852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60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868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876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886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话说薛蝌正在狐疑，忽听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宝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们，看他们有什么法儿。”听了半日，却又寂然无声。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掩上房门。刚要脱衣时，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如何是好。听见窗纸微响，细看时又无动静，自己反倒疑心起来，掩了怀坐在灯前呆呆的细想，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翻来覆去的细看。猛回头，看见窗上的纸湿了一块。走过来觑着眼看时，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听得“吱吱”的笑声。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屏息而卧。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语音。薛蝌只不作声装睡。又隔了两句话时，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天下那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薛蝌听了似是宝蟾，又似是金桂的语音，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翻来覆去，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

刚到天明，早有人来扣门。薛蝌忙问：“是谁？”外面也不答应。薛蝌只得起来，开了门看时，却是宝蟾，拢着头发，掩着怀，穿了件片金边琵琶襟小紧身，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下面并无穿裙，正露着石榴红洒花夹裤，一双新绣红鞋。原来宝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见，赶早来取家伙。薛蝌见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心中又是一动，只得陪笑问道：“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宝蟾把脸红着，并不答言，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端着就走。薛蝌见他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里想道：“这也罢了。倒是他们恼了，索性死了心，也省了来缠。”于是把心放下，叫人舀水洗脸。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一则养养神，二则出去怕人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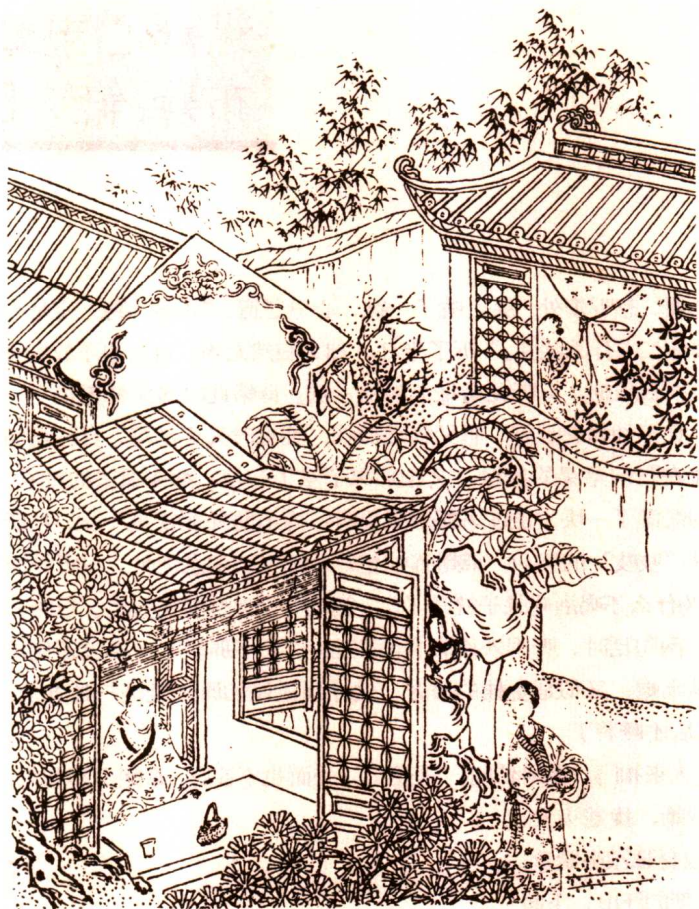
原来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见薛家无人，只有薛蝌办事，年纪又轻，



红

楼

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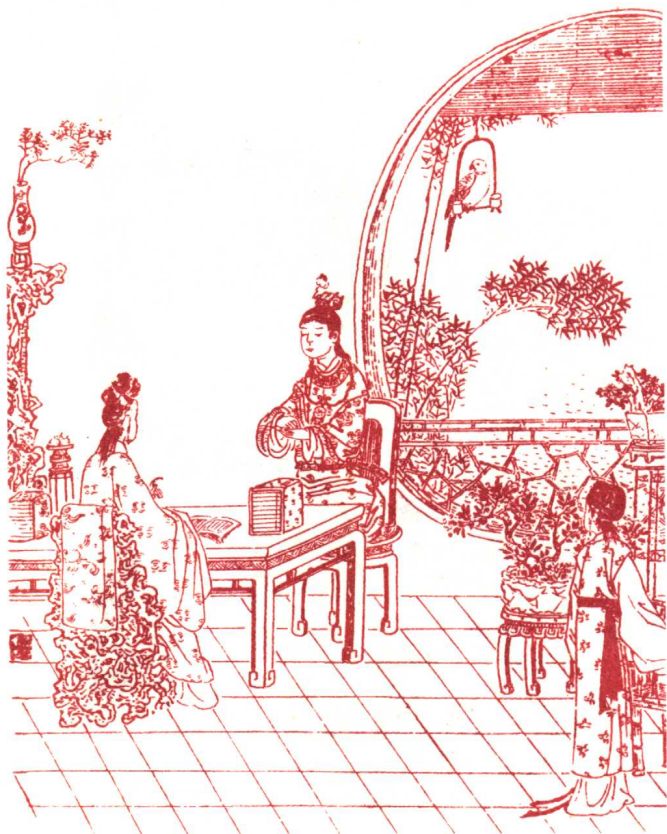
便生出许多觊觎之心。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儿的；也有能做状子、认得一两个书办、要给他上下打点的；甚至有叫他在内趁钱的；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种种不一。薛蝌见了这些人，远远的躲避，又不敢面辞，恐怕激出意外之变，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转详不提。

且说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宝蟾回来，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说了。金桂见事有些不大投机，便怕白闹一场，反被宝蟾瞧不起；要把两三句话遮饰，改过口来，又撂不开这个人。心里倒没了主意，只是怔怔的坐着。那知宝蟾也想薛蝌难以回家，正要寻个路头儿，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见金桂所为先已开了端了，他便乐得借风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拨。见薛蝌似非无情，又不甚兜揽，一时也不敢造次。后来见薛蝌吹灯自睡，大觉扫兴，回来告诉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儿，再作道理。及见金桂怔怔的，似乎无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里那里睡的着？翻来覆去，想出一个法子来：不如明儿一早起来，先去取了家伙，却自己换上一两件颜色娇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显出一番慵妆媚态来，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装出恼意，索性不

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就岸，不愁不先到手：是这个主意。及至见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并无邪僻，自己只得以假为真，端了碟子回来，却故意留下酒壶，以为再来搭转之地。

只见金桂问道：“你拿东西去，有人碰见么？”宝蟾道：“没有。”金桂道：“二爷也没问你什么？”宝蟾道：“也没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个法子来，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别人可瞒，宝蟾如何能瞒？不如分惠于他，他自然没的说了。况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索性和他商量个稳便主意。”因带笑说道：“你看二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个人？”宝蟾道：“倒像是个糊涂人。”金桂听了笑道：“你怎么遭塌起爷们来了！”宝蟾也笑道：“他辜负奶奶的心，我就说得他。”金桂道：“他怎么辜负我的心？你倒得说说。”宝蟾道：“奶奶给他好东西吃，他倒不吃，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么？”说着，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别胡想。我给他送东西，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说瞎话，所以问你。你这些话和我说，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宝蟾笑道：“奶奶别多心。我是跟奶奶的，还有两个心么？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声张起来，不是玩的。”金桂也觉得脸飞红了，因说道：“你这个丫头，就不是个好货。想来你心里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宝蟾道：“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我倒是替奶奶难受。奶奶要真瞧二爷好，我倒有个主意。奶奶想，‘那个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怕怕事情不密，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别性急，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他是

是个小叔子，又没娶媳妇儿，奶奶就多尽点心儿，和他贴个好儿，别人也说不出来。过几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谢候奶奶。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儿在咱们屋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还怕他跑了吗？他要不应，咱们索性闹起来，就说他调戏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儿。他再不应，他也不是人，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奶奶想怎么样？”金桂听了这话，两颊早已红晕了，笑骂道：“小蹄子，你倒像偷过多少汉子似的！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宝蟾把嘴一撇，笑说道：“罢哟，人家倒替奶奶拉纤，奶奶倒和我们说这个话咧。”从此，金桂一心笼络薛蝌，倒无心混闹了，家中也少觉安静。



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仍是稳稳重重，一脸的正气。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后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岂非自惹的呢？”过了两天，甚觉安静。薛蝌遇见宝蟾，宝蟾便低头走了，连眼皮儿也不抬；遇见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儿的赶着。薛蝌见这般光景，反倒过意不去。这且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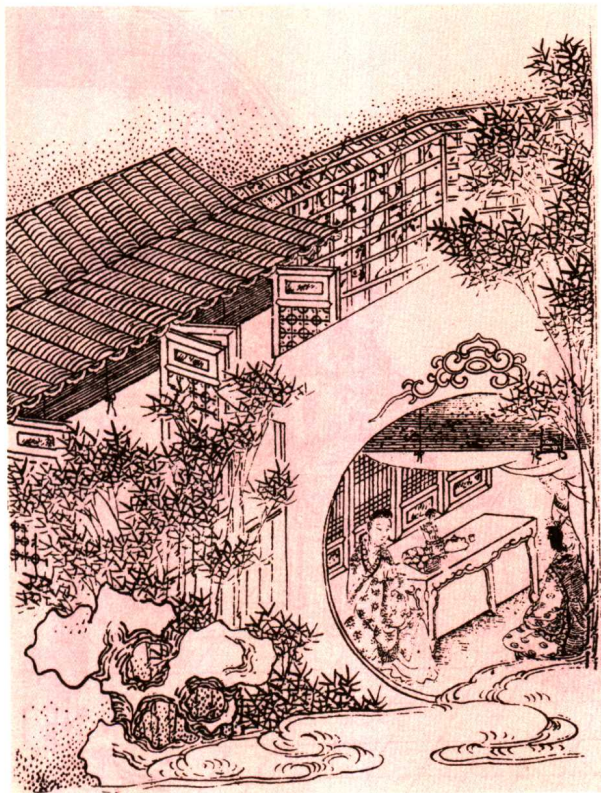
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桂几天安静，待人忽然亲热起来，一家子都为罕事。薛姨妈十分欢喜，想到：“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才败坏了这几年。目今闹出这样事来，亏得家里有钱，贾府出力，方才有了指望。媳妇忽然安静起来，或者是蟠儿转过运气来也未可知。”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希有之奇。这日饭后，扶了同贵过来，到金桂房里瞧瞧。走到院中，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说话。同贵知机，便说道：“大奶奶，老太过来了。”说着，已到门口，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门后一躲。薛姨妈一吓，倒退了出来。金桂道：“太太请里头坐，没有外人。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本住在屯里，不惯见人。因没有见过太太，今儿才来，还没去请太太的安。”薛姨妈道：“既是舅爷，不妨见见。”

金桂叫兄弟出来，见了薛姨妈，作了个揖，问了好。薛姨妈也问了好，坐下叙起话来。薛姨妈道：“舅爷上京几时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把我过继来的。前日才进京，今日来瞧瞧姐姐。”薛姨妈看那人不错，于是略坐坐儿，便起身道：“舅爷坐着罢。”回头向金桂道：“舅爷头上末下的来，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

再去罢。”金桂答应着，薛姨妈自去了。金桂见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罢。今日可是过了明路了，省了我们二爷查考。我今日还要叫你买些东西，只别叫别人看见。”夏三道：“这个交给我就完了。你要什么，只要有钱，我就买的来了。”金桂道：“且别说嘴。等你买上了当，我可不收。”说着，二人又嘲谑了一回，然后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饭，又告诉他买的东西，又嘱咐一回，夏三自去。从此夏三往来不绝。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知是舅爷，也不常回。从此生出无限风波来，这是后话，不表。

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妈打开叫宝钗看时，上写：

男在县里也不受苦，母亲放心。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了。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



文顶上去，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飭。现在道里要亲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里没有托到。母亲见字，快快托人求道爷去。还叫兄弟快来，不然就要解道。银子短不得、火速，火速！

薛姨妈听了，又哭了一场。宝钗和薛蝌一面劝慰，一面说道：“事不宜迟。”薛姨妈没法，只得叫薛蝌到那里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兑了银子，同着当铺中一个伙计连夜起程。那时手忙脚乱，虽有下人办理，宝钗怕他们思想不到，亲来帮着收拾，直闹至四更才歇。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惯了的，心上又急，又劳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发起烧来，汤水都吃不下去。莺儿忙回了薛姨妈。薛姨妈急来看时，只见宝钗满面通红，身如燔灼，话都不说。薛姨妈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来。宝琴扶着劝解。秋菱见了，也泪如泉涌，只管在旁哭叫。宝钗不能说话，连手也不能摇动，眼干鼻塞。叫人请医调治，渐渐苏醒回来，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贾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却都不叫宝玉知道。一连治了七八天，终不见效。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才得病好。后来宝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没有瞧去。

那时薛蝌又有信回来。薛姨妈看了，怕宝钗耽忧，也不叫他知道，自己来求王夫人，并述了一会子宝钗的病。薛姨妈去后，王夫人又求贾政。贾政道：“此事上头可托，底下难托，必须打点才好。”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因说道：“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别叫他遭塌坏了身子。”贾政道：“我也是这么想。但是他家忙乱，况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经年近岁逼，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过礼。过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太太。”王夫人答应了。

到了次日，王夫人将贾政的话向薛姨妈说了，薛姨妈想着也是。到了饭后，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大家让了坐。贾母道：“姨太太才过来？”薛姨妈道：“还是昨儿过来的，因为晚了，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向贾母述了一遍，贾母甚喜。说着，宝玉进来了，贾母便问道：“吃了饭了没有？”宝玉道：“才打学房里回来，吃了，要往学房里去，先见见老太太。又听见说姨妈来了，过来给姨妈请请安。”因问：“宝姐姐大好了？”薛姨妈笑道：“好了。”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见宝玉进来都掩住了。宝玉坐了坐，见薛姨妈神情不似从前亲热，“虽是此刻没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语……”满腹猜疑，自往学中去了。

晚上回来，都见过了，便往潇湘馆来。掀帘进去，紫鹃接着。见里间屋内无人，宝玉道：“姑娘那里去了？”紫鹃道：“上屋里去了。听见说姨太太过来，姑娘请安去了。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么？”宝玉道：“我去了来的，没有见你们姑娘。”紫鹃道：“没在那里吗？”宝玉道：“没有。到底那里去了？”紫鹃道：“这就不定了。”宝玉刚要出来，只见黛玉带着雪雁，冉冉而来。宝玉道：“妹妹回来了。”缩身退步，仍跟黛玉回来。黛玉进来，走入里间屋内，便请宝玉里头坐，——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然后坐下，问道：“你上去，看见姨妈了没有？”宝玉道：“见过了。”

黛玉道：“姨妈说起我来没有？”宝玉道：“不但没说你，连见了我也不像先时亲热。我问起宝姐姐的病来，他不过笑了一笑，并不答言。难道怪我这两天没去瞧他么？”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过没有？”宝玉道：“头几天不知道，这两天知道了，也没去。”黛玉道：“可不是呢。”宝玉道：“当真的，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去，老爷又不叫去，我如何敢去？要像从前这小门儿通的时候儿，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难，如今把门堵了，要打前头过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里知道这个原故？”宝玉道：“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若论宝姐姐，更不体谅，又不是姨妈病，是宝姐姐病：向来在园中做诗，赏花，饮酒，何等热闹。如今隔开了，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没事人一般，他怎么不恼呢？”宝玉道：“这样，难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

宝玉听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翻出书来，看了一会。只见宝玉把眉一皱，把脚一跺，道：“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才刚我说的，都是玩话。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姨妈过来原为他的官司事情，心绪不宁，那里还来应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钻入魔道里去了。”宝玉豁然开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灵，比我竟强远了。怪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话，我实在对不上来。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你一茎所化。”

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撇着嘴，道：“讲来。”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鹁鸪。”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道：“有如三宝。”黛玉低头不语。只听见檐外老鸦呱呱的叫了几声，便飞向东南上去。宝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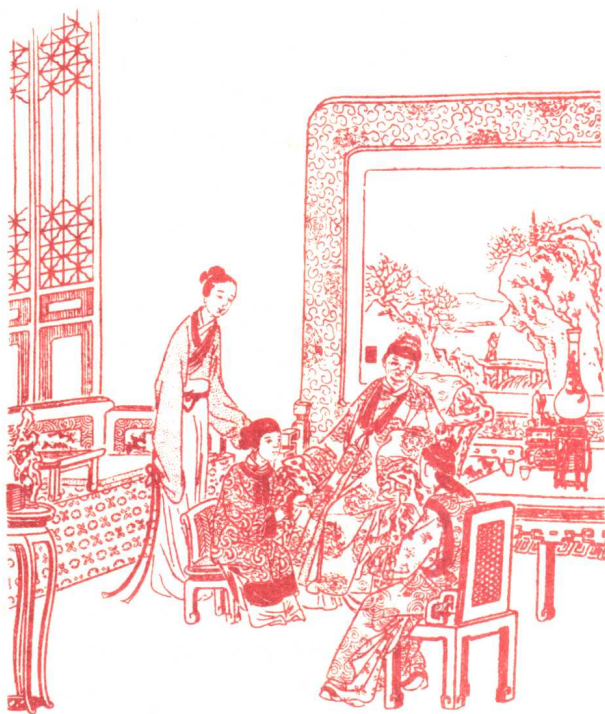
忽见秋纹走来说道：“请二爷回去。老爷叫人到园里来问过，说：二爷打学里回来了没有？袭人姐姐只说‘已经回来了’。快去罢。”吓的宝玉站起身来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话说宝玉从潇湘馆出来，连忙问秋纹道：“老爷叫我作什么？”秋纹笑道：“没有叫。袭人姐姐叫我请二爷，我怕你不来，才哄你的。”宝玉听了，才把心放下，因说：“你们请我也罢了，何苦来唬我？”说着，回到怡红院内。袭人便问道：“你这好半天到那里去了？”宝玉道：“在林姑娘那边，说起姨妈家宝姐姐的事来，就坐住了。”袭人又问道：“说些什么？”宝玉将打禅语的话述了一遍。袭人道：“你们再没个计较。正经说些家常闲话儿，或讲究些诗句，也是好的，怎么又说到禅语上了？又不是和尚。”宝玉道：“你不知道，我们有我们的禅机，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袭人笑道：“你们参禅参翻了，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宝玉道：“头里我也年纪小，他也孩子气，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他就恼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没有恼的了。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我又念书，偶然到一处，好像生疏了似的。”袭人道：“原该这么着才是。都长了几岁年纪了，怎么好意思还像小孩子时候的样子？”

宝玉点头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说那个。我问你：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什么来着没有？”袭人道：“没有说什么。”宝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要办消寒会，齐打伙儿坐下喝酒说笑。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这会子没有信儿，明儿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爷知道了，又说我不偷懒。”袭人道：“据我说，你竟是去的是。才念的好些儿了，又想歇着。我劝你也该上点紧儿了。昨儿听见太太说，兰哥儿念书真好，他打学房里回来，还各自念书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你比他太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赶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气。倒不如明儿早起去罢。”麝月道：“这么冷天，已经告了假，又去，叫学房里说既这么着就不该告假呀，显见的是说谎假脱滑儿。依我



红

楼

梦

说，乐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记了，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么？咱们也闹个会儿，不好么？”袭人道：“都是你起头儿，二爷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儿，使唤一个月，再多得二两银子。”袭人啐道：“小蹄子儿，人家说正经话，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为你。”袭人道：“为我什么？”麝月道：“二爷上学去了，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爷早些儿回来，就有说有笑的了。这会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见了。”

袭人正要骂他，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道：“老太太说了，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只怕姑娘们都来家里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们都请了，明儿来赴什么消寒会呢。”宝玉没有听完，便喜欢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兴的。明日不上学，是过了明路的了。”袭人也不便言语了。那丫头回去。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巴不得玩这一天，又听见薛姨妈过来，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心里喜欢。便说：“快睡罢，明日早些起来。”于是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又到贾政王夫人那里请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儿不叫上学，贾政也没言语，便慢慢退出来。走了几步，便溜烟跑到贾母房中。见众人都没来，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带了巧姐儿，跟着几个小丫头过来，给老太太请了安，说：“我妈妈先叫我来请安，陪着老太太说说话儿。妈妈回来就来。”贾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来了，等他们总不来。只有你二叔叔来了。”那奶妈子便说：“姑娘，给叔叔请安。”巧姐便请了安。宝玉也问了一声“姐姐好？”巧姐道：“昨夜听见我妈妈说，要请二叔叔去说话。”宝玉道：“说什么？”巧姐道：“我妈妈说，跟着李妈认了几年字，不知道我认得不认得。我说都认得。我认给妈妈瞧，妈妈说我瞎认，不信，说我一天尽子玩，那里认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紧，就是那《女孝经》也是容易念的。妈妈说我哄他，要请二叔叔得空儿的时候给我理理。”贾母听了，笑道：“好孩子，你妈妈是不认得字的，所以说你哄他。明儿叫你二叔叔理给他瞧瞧他就信了。”宝玉道：“你认了多少字了？”巧姐儿道：“认了二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经》，半个月头里又上了《列女传》。”宝玉道：“你念了懂的吗？你要不懂，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罢。”贾母道：“做叔叔的也该讲给侄女儿听听。”

宝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说了。那姜后脱簪待罪和齐国的无盐安邦定国，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巧姐听了，答应个“是”。宝玉又道：“若说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谢道韞诸人。”巧姐问道：“那贤德的呢？”宝玉道：“孟光的荆钗布裙，鲍宣妻的提瓮出汲，陶侃母的截发留宾；这些不厌贫的，就是贤德了。”巧姐欣然点头。宝玉道：“还有苦的，像那乐昌破镜，苏蕙回文；那孝的，木兰代父从军，曹娥投水寻尸等类，也难尽说。”巧姐听到这些，却默默若有所思。宝玉又讲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节的，巧姐听着更觉肃敬起来。宝玉恐他不自在，又说：“那些艳的，如王嫱、西子、樊素、小蛮、绛仙、文君、红拂，都是女中的——”尚未说出，贾母见巧姐默然，便说：“够了，不用说了。讲的太多，他那里记得。”巧姐道：“二叔叔才说的，也有念过的，也有没念过的。念过的一讲我更知道好处了。”宝玉

道：“那字是自然认得的，不用再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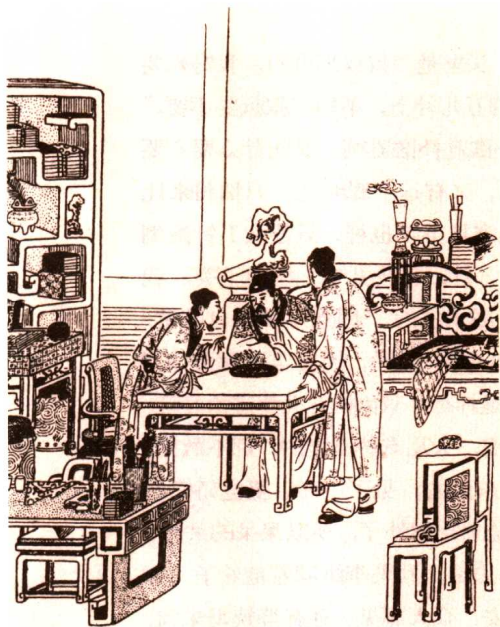
巧姐道：“我还听见我妈妈说：我们家的小红，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我妈妈要了来，还没有补上人呢。我妈妈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宝玉听了更喜欢，笑着道：“你听你妈妈的话！要补谁就补谁罢咧，又问什么要不要呢。”因又向贾母笑道：“我瞧大姐姐这个小模样儿，又有这个聪明儿，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又比他认的字。”贾母道：“女孩儿家认得字也好，只是女工针黹倒是要紧的。”巧姐儿道：“我也跟着刘妈妈学着做呢。什么扎花儿咧，拉锁子咧，我虽弄不好，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儿。”贾母道：“咱们这样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答应着“是”，还要宝玉解说《列女传》，见宝玉呆呆的，也不好再问。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只因柳五儿要进怡红院，头一次是他病了，不能进来，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后来又在吴贵家看晴雯去，五儿跟着他妈给晴雯送东西去，见了一面，更觉娇娜妩媚。今日亏得凤姐想着，叫他补入小红的窝儿，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呆想。

贾母等着那些人，见这时候还不来，又叫丫头去请。回来李纨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云、黛玉都来了。大家请了贾母的安，众人厮见。独有薛姨妈未到，贾母又叫请去。果然薛姨妈带着宝琴过来。宝玉请了安，问了好，只不见宝钗邢岫烟二人。黛玉便问起：“宝姐姐为何不来？”薛姨妈假说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妈在坐，所以不来。宝玉虽见宝钗不来，心中纳闷，因黛玉来了，便把想宝钗的心暂且搁开。不多时，邢王二夫人也来了。凤姐听见婆婆们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后，只得打发平儿先来告假，说是：“正要过来，因身上发热，过一回儿就来。”贾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来也罢。咱们这时候很该吃饭了。”丫头们把火盆往后挪了一挪，就在贾母榻前一溜摆下两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饭，依旧围炉闲谈，不须多赘。

且说凤姐因何不来？头里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迟了



良慕巧許
臂姐女傳



不好意思，后来旺儿家的来回说：“迎姑娘那里打发人来请奶奶安，还说并没有到上头，只到奶奶这里来。”凤姐听了纳闷，不知又是什么事，便叫那人进来，问：“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么好的。奴才并不是姑娘打发来的，实在是司棋的母亲要我来求奶奶的。”凤姐道：“司棋已经出去了，为什么来求我？”那人道：“自从司棋出去，终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来了。他母亲见了，恨的什么儿似的，说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语。谁知司棋听见了，急忙出来，老着脸，和他母亲说：‘我是为他出来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今他来了，妈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罢。’他妈骂他：‘不害臊的东西，你心里要怎么样？’司棋说道：‘一个女人嫁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决不肯再跟着别人的。我只恨他为什么这么胆小，一身作事一身当，为什么逃了呢？就是他一辈子不来，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要是他不改心，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他妈气的了不得，便哭着骂着说：‘你是我的女儿，我偏不给他，你敢怎么着？’那知道司棋这东西糊涂，便一头撞在墙上，把脑袋撞破，鲜血流出，竟碰死了。他妈哭着，救不过来，便要叫那小子偿命。他表兄也奇，说道：‘你们不用着急。我在外头原发了财，因想着他才回来的，心也算是真了。你们要不信，只管瞧。’说着，打怀里掏出一匣子金珠宝首饰来。他妈妈看见了，说：‘你既有心，为什么总不言语？’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我要说有钱，他就是贪图银钱了。如今他这为人就是难得的。我把首饰给你们，我去买棺盛殓他。’那司棋的母亲接了东西，也不顾女孩儿了，由着外甥去。那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两口棺材来。司棋的母亲看见诧异，说怎么棺材要两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装不下，得两口才好。’司棋的母亲见他外甥又不哭，只当是他心疼的傻了。岂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错不见，把带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亲懊悔起来，倒哭的了不得。如今坊里知道了，要报官。他急了，央我来求奶奶说个人情，他再过来给奶奶磕头。”

凤姐听了，诧异道：“那有这样傻丫头，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他心里没事人似的，敢只是这么个烈性孩子。论起来我也没这么大工夫管他这些闲事，但只你才说的，叫人听着怪可怜见儿的。也罢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和你二爷说，打发旺儿给他撕掳就是了。”凤姐打发那人去了，才过贾母这边来，不提。

凤姐听了，诧异道：“那有这样傻丫头，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他心里没事人似的，敢只是这么个烈性孩子。论起来我也没这么大工夫管他这些闲事，但只你才说的，叫人听着怪可怜见儿的。也罢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和你二爷说，打发旺儿给他撕掳就是了。”凤姐打发那人去了，才过贾母这边来，不提。